禅宗

禅宗开山祖师为慧能（638-713）。其立教，直揭主体自由之义，不立文字，不依经论，有否定宗教传统之倾向。

**见性成佛**

《六祖坛经》云：

般若之智亦无大小，为一切众生自心迷悟不同；迷心见外，修行觅佛，未悟自性，即是小根。若开悟顿教，不执外修，但于自心常起正见，烦恼尘劳，常不能染，即是见性。

引文“自性”一词与佛教习语不同。佛教言自性，常指独立实有，故云万法皆无自性，即是般若空义。禅宗言自性，指“自己之性”，即主体性。盖般若智慧为主体本有，其发用亦决定于主体，不受一切外在之影响。一旦开悟自性，主体显现，即是成佛；否则即是众生。或迷或悟，全然取决于自身，故《六祖坛经》曰：

自性迷，即是众生；自性觉，即是佛。

因此，主体之升降，关键为悟。自己悟，立时成佛；自己迷，即刻堕落。而成佛所悟者，仍是主体自身，故云“见性成佛”。

**定慧不二**

慧能立教，以主体之悟为核心，遂否定修持禅定之功夫，即有“定慧不二”之说。盖“定”为主体之境界，“慧”为主体之功能。主体在此境界，有此功能；反之亦然。故“定”与“慧”不可分离。俗众打坐诵经，烧香拜佛，斋戒施舍，以为禅定，欲求功德。然种种修持，皆形躯之事，自不能有功于主体之悟。《六祖坛经》所载，常有否定宗教戒律之辞。兹引数节如下：

慧能后至曹溪，又被恶人寻逐。乃于四会，避难猎人队中，凡经一十五载，时与猎人随宜说法。猎人常令守网。每见生命，尽放之。每至饭时，以菜寄煮肉锅。或问，则对曰：“但吃肉边菜”。

谨以此节，奉送一切素食主义及动物保护主义者。

公曰：“弟子闻达摩初化梁武帝，帝问云：‘朕一生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有何功德？’达摩言：‘实无功德’。弟子未达此理，愿和尚为说”。师曰：“实无功德。勿疑先圣之言。武帝心邪，不知正法，造寺度僧，布施设斋，名为求福，不可将福便为功德。功德在法身中，不在修福”。

“公”指韦璩，《六祖坛经》中称为韦刺史。“功德在法身中”乃就主体之悟而言。主体不悟，种种修持，皆无功德。

师曰：汝师若为示众？对曰：常指诲大众，住心观净，长坐不卧。师曰：住心观净，是病非禅。长坐拘身，于理何益？听吾偈曰：生来坐不卧，死去卧不坐。一具臭骨头，何为立功课。

此为慧能与神秀（606-706）弟子志诚之问答。慧能借机讥讽禅定修持。

禅宗既强调主体之悟，则一切外在皆为余事。不惟禅定无用，一切经论，亦不过为演说方便，非能助力于悟也。故禅宗立教，不依经论，自称教外别传，实为佛教诸宗中理论地位最高者。兹引《六祖坛经》数节如下：

三世诸佛，十二部经，在人性中，本自具有。不能自悟，须求善知识，指示方见。若自悟者，不假外求。若一向执谓须他善知识，望得解脱者，无有是处。何以故？自心内有知识自悟。若起邪迷，妄念颠倒，外善知识虽有教授，救不可得。若起真正般若观照，一刹那间，妄念俱灭。若识自性，一悟即至佛地。

经论的作用在于告诉人们寻求主体性之悟，而不是经论本身使人解脱。

师自黄梅得法，回至韶州曹侯村，人无知者。时有儒士刘志略，礼遇甚厚。志略有姑为尼，名无尽藏，常诵《大涅槃经》。师暂听，即知妙义，遂为解说。尼乃执卷问字。师曰：“字即不识，义即请问”。尼曰：“字尚不识，焉能会义”？师曰：“诸佛妙理，非关文字”。

据传，慧能不识字，是个文盲。然悟见自性，即能成佛，非干文字。

经有何过，岂障汝念？只为迷悟在人，损益由己。口诵心行，即是转经；口诵心不行，即是被经转。听吾偈曰：心迷法华转，心悟转法华。诵经久不明，与义作仇家。无念念即正，有念念成邪。有无俱不计，长御白牛车。

有僧法达，常诵《法华经》。引文为慧明训教法达之言。盖主体之迷，唯有主体能解，诵经不能有所加也。

**修习之法**

禅宗之旨在于“见性成佛”。成佛只在主体一念之间，一切外在功夫皆不能于此有所影响。如此，则实不能有任何修习之法，且主体在对象界的活动皆为中性，无功亦无过。《六祖坛经》云：

善知识，我此法门，从上以来，先立无念为宗，无相为体，无住为本。无相者，于相而离相。无念者，于念而无念。无住者，人之本性。

“无相”谓主体处于客体世界之中而不受客体限制，故可“于相而离相”；“无念”谓主体在对象界的种种活动无碍于主体超越世界及显现主体自由，故可“于念而无念”；“无住”谓主体不陷溺于任何对象，此为主体本有能力，故判为“人之本性”。

总之，主体之悟和主体的其它活动并不相冲突。因此，成佛功夫，只在念念不失主体上，而外在活动皆为中性。主体之悟不需要任何特殊努力，禅师们也只是过着寻常生活，做着寻常事情，此即“不修之修”。

禅宗理论发展至此，主体在对象界显现，在客观世界中的奔忙劳碌不能影响成佛。然视世界为虚妄为佛教不可让步之根本原则。一切理论，若违背否定世界之精神，便不可称为佛教。禅宗判世界为中性，于成佛无益无害，已是佛教对中国心灵所能作出的最大程度之妥协，代表中国佛教哲学之顶峰。